

野果
小说

恋人 夜晚属于

远子 / 著



ALPINE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

夜晚属于

恋人

远子 /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夜晚属于恋人 / 远子著. -- 北京: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, 2016.1
ISBN 978-7-5699-0757-5

I. ①夜… II. ①远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320669 号

夜晚属于恋人

著 者 | 远 子

出 版 人 | 杨红卫

统筹监制 | 王 水

选题策划 | 杨海明

责任编辑 | 王 水 杨海明

装帧设计 | 左 新 段文辉

责任印制 | 刘 银 誉 敬

出版发行 |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<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>
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<http://www.bjsdsj.com.cn>

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

邮编: 100011 电话: 010-64267955 64267677

印 刷 |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(010)-69590320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)

开 本 | 880mm×1230mm 1/32

印 张 | 7.5

字 数 | 288 千字

版 次 |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| ISBN 978-7-5699-0757-5

定 价 | 35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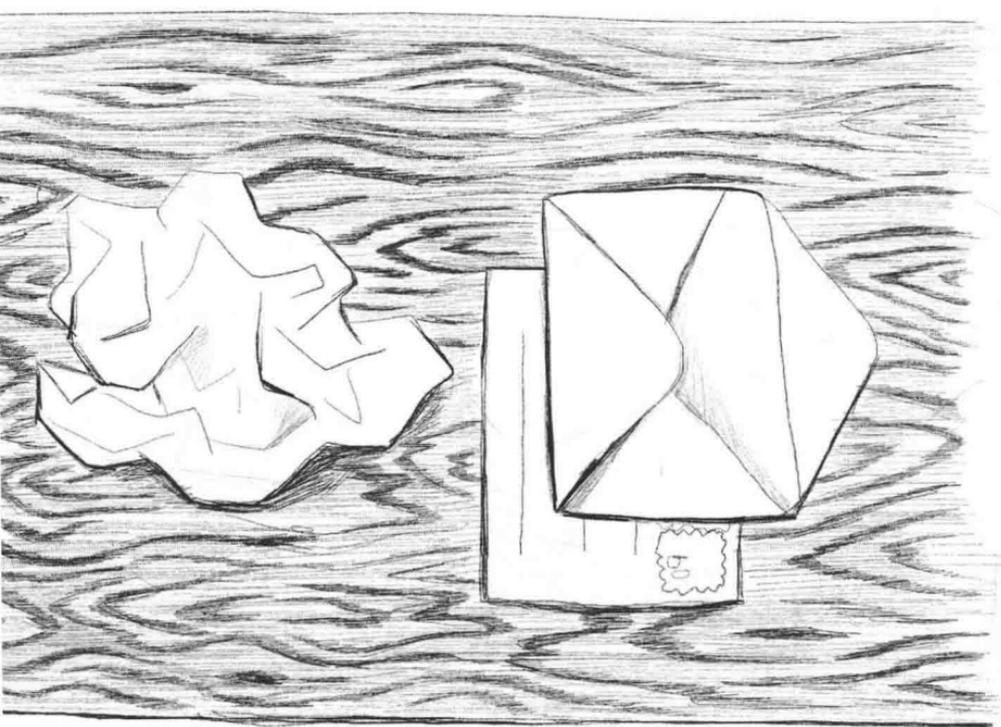
可口的
严肃文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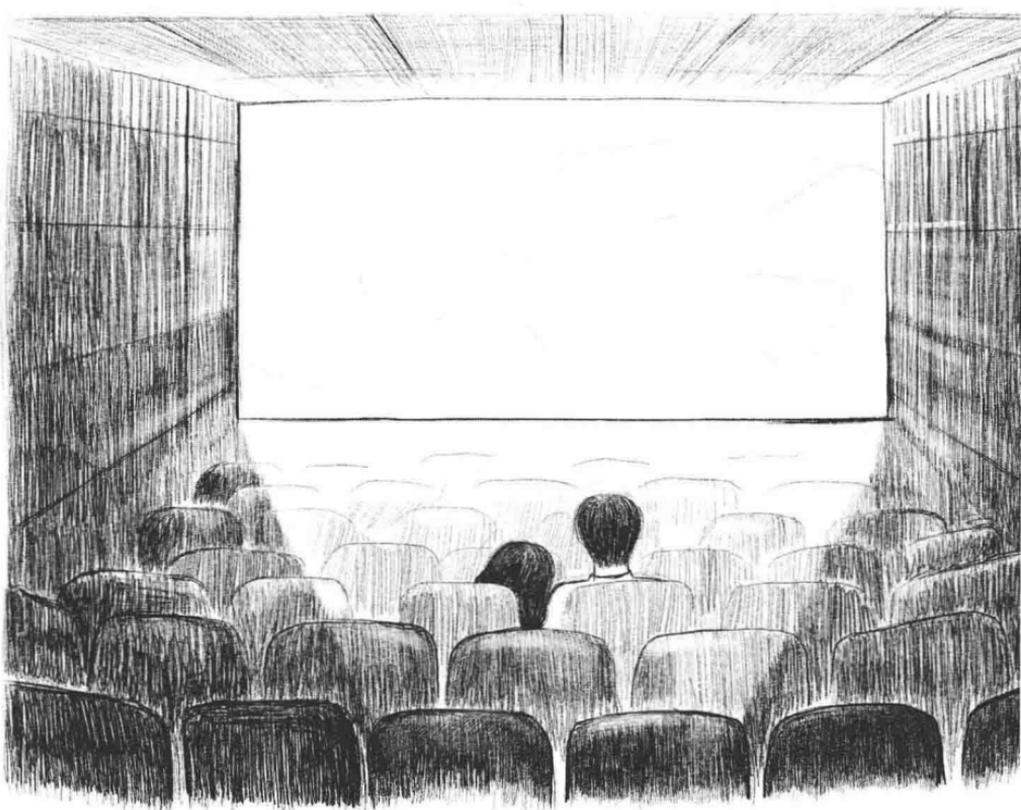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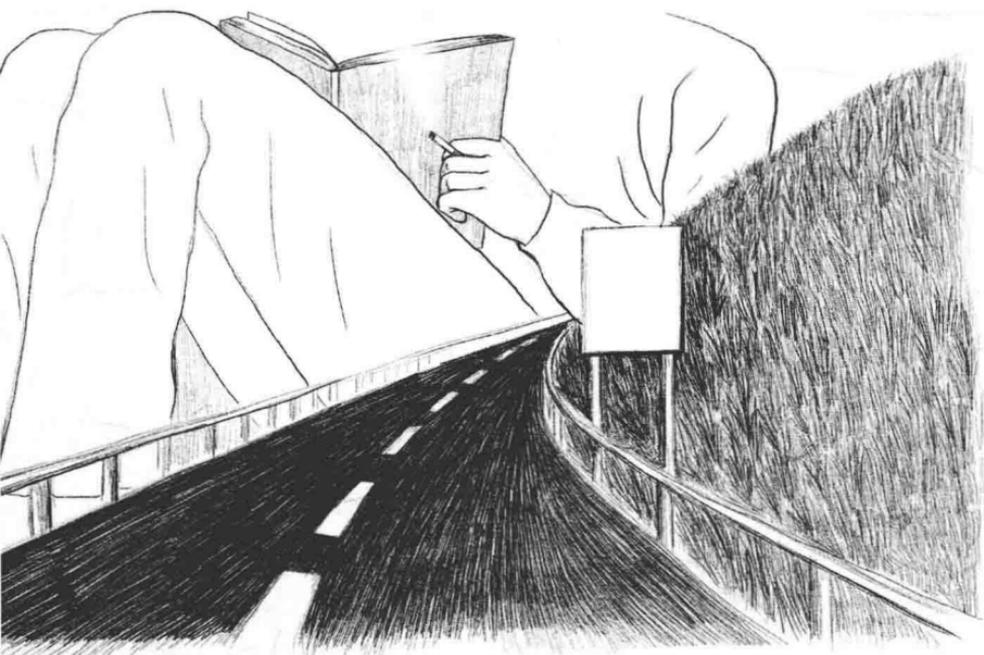
真正的作家也许只在他的作品中流露出悲伤。
——远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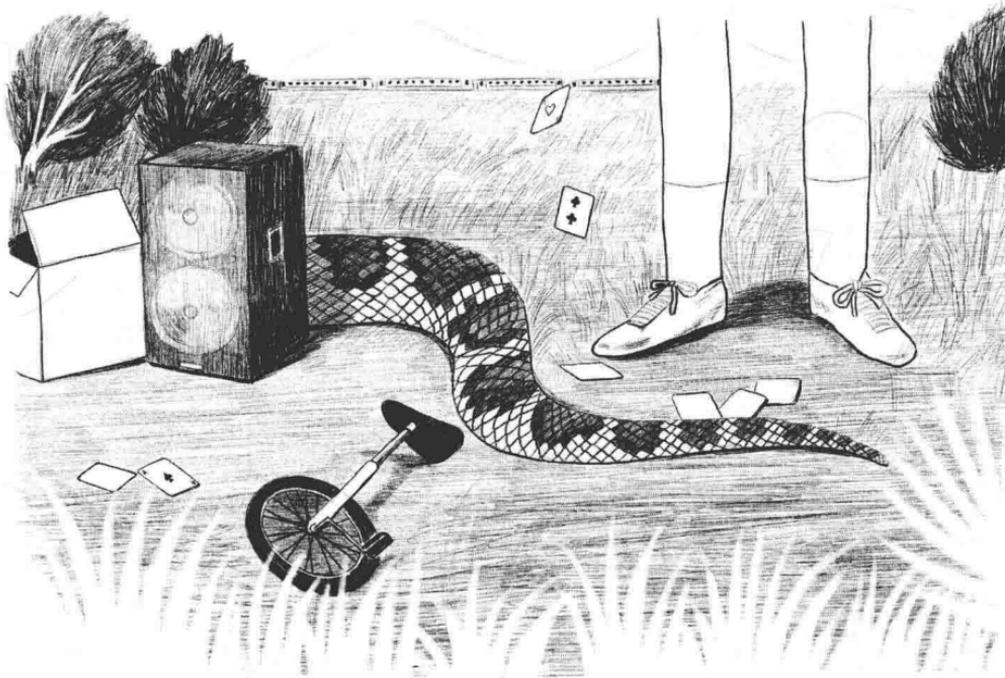
摄影 陈国军

试读结束：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：www.ertongbook.com











目 录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|
| 001 | 序诗 |
| 002 | 与友人书 |
| 006 | 一个青年网络作家的肖像 |
| 019 | 厕所里的菜刀 |
| 029 | 浇花 |
| 036 | 你喜欢阿基·考里斯马基吗？ |
| 054 | 灭蟑螂记 |
| 070 | 重返草原 |
| 085 | 马戏团之夜 |
| 094 | 出租车司机 |
| 100 | 人人都有初恋吗？ |
| 108 | 夜晚属于恋人 |
| 123 | 对我笑吧笑吧 |
| 164 | 公车回忆录 |

- 176 外省人
187 逃离
200 游园
207 鹿城少女
213 上山
222 死于秦皇岛

序诗

只要从梦中醒来
生活便落入双眼
看不见的刺躲在肉里
世代相袭，如同癌症患者
服从于病服的权威
入口铺在输液管上
出口是用来绊人的
站起来一个
便倒下去一个

然而，夜晚终将降临
夜晚终将以清凉的面目示人
因为，夜晚属于恋人
夜晚属于一同站起来或
一同倒下去的
恋人

与友人书

四点了，夜已无法更深了。“深夜有多深，只有深夜自己知道”——这是你曾写过的一首诗，想起这句诗，突然想给你写信。

北京已经很冷了。早起的阿姨在路上遇见后会彼此喊上一句：这天儿可真凉啦！仿佛那是一桩惊人的发现。她们提着菜篮子，就像提着自己的一辈子。“在北京城里，离大自然最近的地方大概就是菜市场了，”我想起有一回你这么跟我说，“人们为什么能忍受如此远离大自然的生活呢？世界上明明有那么多美好的地方。”

我最近常常能想起你的只言或片语。说来奇怪，当你一本正经地表达一个观点时，并不让人感到难为情，我觉得这是很难做到的，至少我做不到。每当我想严肃时，我总感觉身边的气氛有

些诡异，往往需要补上一两句玩笑话才能化解尴尬。事到如今，“严肃”竟已成为一件令人脸红的隐私，我不得不像众人一样，费尽心机地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小丑。

你那时住在北京火车站附近，你说休息的时候你喜欢一个人买张站台票，假装去接人。而事实上你只是坐在木制长椅上抽着烟，看着一拨又一拨人从远方来，又到远方去。你说火车站是整个北京唯一有着波西米亚气质的地方。我说你还敢再布尔乔亚一点么。你只是摇摇头，笑着说你攒够钱就走。

我以为你只是开玩笑，还笑着问你要去哪儿。你说你要去南方，梵高说过南方有更多的色彩，更多的阳光。你还说你要写一部伟大的作品，其伟大之处在于它只有腹稿，永远不会被其他人知晓。你说通过这种方式，你成功地解决了卡夫卡临死之前没有解决的难题，在你身上将不会存在被背叛的遗嘱。

还记得那次去你住处，你烧水给我喝。结果水烧干了，壶烧穿了。我们闻到一股刺鼻的气味才意识到水还烧着。你说你身边的所有事物正在变得跟你一样沉默，你的自行车车铃不响了，电脑开关机也没有声音了，这下连水壶也不响了。你的房子到处都是苍蝇。我问你为什么不买个苍蝇拍。你说你不忍心打死他们。不仅如此，每当蚊子咬你的时候，你都会轻轻赶走它们。你甚至

会害怕自己的血不合它的胃口。

我觉得你差不多该去医院看看了。后来你真的去医院了，不过是去看望你病重的父亲。你把你攒下的钱全都花在父亲的治疗费上了。你打电话给我说你已经回家了，让我去你的住处拿走你没带走的书。我看到墙角有一堆灰烬，我猜那是你写的诗，以火焰的形式发表在你注视它们的目光之中。

你说你再也不会来北京了，等父亲死掉了，你就去南方。“一个男人只有等到自己的父亲死掉了，”你的声音低沉得让我怀疑是不是我的手机坏掉了，“他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。”我说不出什么安慰的话，只是听着你粗糙的呼吸声通过复杂而遥远的线路传到我耳朵里。

后来你就不再联系我了，等我再次给你打电话时等待我的是一个空号。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把这些你都知道了的事情再复述一遍，大概是想告诉你，你多少算是一个有趣的人。要知道，在这千篇一律的面容森林里，一个有趣的人是多么可贵。

在你的桌子上我还发现了一个望远镜，你住的地方并没有窗户，我不知道你为什么需要一个望远镜。此刻我正拿着它，望向窗外，没有什么值得一看的风景。对面的写字楼里，有两盏灯亮着，可能是有人在加班，也有可能只是最后一个离开办公室的人没有关灯，亦或者里面正发生着一桩谋杀案？我不知道，生活就

像是一座深渊，当我们凝视它的时候，所有表面的细节最终都会融化成一个巨大的谜语。

这个夜晚，没有星星，也没有月亮。雾霾像是夜空里长出来的密密麻麻的头发，越来越长，仿佛只要我一打开窗户，它们就会缠上我的脖子。天已经亮了。早起的阿姨们又提着菜篮子赶去菜市场了。人们正在陆续从噩梦或美梦中醒来。今天又是一个雾霾天，我还是不习惯戴口罩。楼下的店铺很快就要播放广播了：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……我还能说些什么呢？我觉得我已经开始忘记你了，也许你也已经忘记了我，毕竟我们认识的时间并不是很长。

你还记得小学语文课本里一篇叫《凡卡》^①的文章么，是契诃夫写的，小说的结尾，凡卡把那张写满字的纸折成四折，装进一个信封里，那个信封是前一天晚上他花一个戈比买的。他想了想，蘸一蘸墨水，写上地址：“乡下爷爷收”。小时候每次读到这里，眼泪都会夺眶而出。

我没有你的住址，我猜这封信我也只能写上“南方诗人收”了。

^① 《凡卡》为俄罗斯作家契诃夫（Anton Chekhov，1860—1904）写于1886年的短篇小说，1990年起收录于人教版小学语文教材中。